

Lion Heart

一如獅子般前行。

00.

知道妳有多麼惡劣嗎？

知道妳有多麼卑鄙嗎？

知道妳有多麼不負責任嗎？

我想，若不是真不清楚，就是早已明白一切將會全遂妳的意。

就根本上而言，依莉絲，妳真的是完全將我掌握在手掌心啊。

SC.1015/09/03

這一世代的孩子們都沐浴著戰火出生——要說鄰近死亡，並非如此；可要說平安喜樂，也絕稱不上。在人們焦急的享受著生的喜悅之時，疆界的另一邊卻是充斥著煙硝與死亡。

且矛盾的是，縱然在這兩樣關乎人存在與否的現象之間，人們也沒忘記爭奪自己的權力、擄掠他人的所有；或許這也是女神覺得人類有趣的所在吧，所以這種現象才未曾消失。

在戰火摧殘下的堅強、在爭權奪利後的空虛。若真要艾堤奎特形容他現在所見的一切的話，人的確就是這個樣子，難以言喻的矛盾。

而艾堤奎特也是因為這種難以言喻的矛盾才喜歡上依莉絲的。

不管是親戚還是朋友，都一致表示他會喜歡上依莉絲根本就是一個奇蹟。

可不是所有人都一致祝福他們的，對朋友而言，他喜歡上個性豪放的依莉絲是種福氣；但對雖沒落卻仍以貴族自居的長輩親戚們而言，他喜歡上身為平民的依莉絲，就只是一種恥辱。

即便如此，僅剩下門面的萊恩哈特家根本抗拒不了金錢的誘惑，縱然高姿態，他們仍然是以迫不及待的要求艾堤奎特與依莉絲成婚——縱然他們所想要的不過是商人辛苦靠貿易賺來的金錢。

當時家族中的當主仍是自己的大哥，但葛狄恩個性太過溫吞，不過是長輩操縱的傀儡；實際上，整個家族的實權，還是在自己的大伯父身上。

也知道自己沒有經營才能的葛狄恩明白自己所能做的太少，僅能夠一步步緩慢的將手中的能給的，一點一滴慢慢交給艾堤奎特。

可遠水救不了近火，縱然是當家家主的葛狄恩站在他那一邊，依莉絲的家族仍免不了被萊恩哈特家併吞的命運。

與依莉絲一同過門的嫁妝，就是她一直以來都很珍惜著的家族。

依莉絲對他的感情並沒有因此由愛生恨，這是艾堤奎特至今最感謝的一點，卻也因為如此，當依莉絲做出決定的時候，他沒有辦法居中很好的調解。

「艾堤奎特，我們必須讓萊恩哈特家結束。」她這麼說，雙眸之中潛藏著堅定的意志：「我知道你情感上可能無法接受，但我不希望有下一個我。」

他知道依莉絲的痛，當家族宣布破產並且被併吞時，那一直以來都開懷的笑容，此刻卻帶上了怎麼樣也無法接受的神情，連帶的也打擊了他。

「我知道的，我們的家族早與時代脫了節。」他輕輕撫著妻子柔順的褐色長髮，那本來只是隱隱藏匿著的思想也因此茁壯：「是該讓它結束了沒錯。」

那一天，他們既成為了連理，也一同許下了諾言。

——願我們能相許一同笑看鳶尾花的未來。

婚後兩年的冬天，依莉絲懷了孕，可同時也被醫生檢查時告知其實她的體質一點都不適生產。

在嫁入萊恩哈特家之前，依莉絲更是名軍人，也曾上過戰場替國家效忠過；而只要身為軍人，幾乎沒有能夠全身而退的例子。

精神也好、身體也罷，本來就是進行著相互消亡的活動，要說真沒有一點損傷，那是騙人的。雖然倖免了受傷這一項人人最不樂見的事情，但依莉絲卻因為大量使用魔法與超越身體負荷的劍技，早已是外強中乾的存在。

也因為如此，她才獲准「告老」還鄉，縱使她比起其他軍人退役的年齡還要再少個好幾歲。

以風系魔法輔助自己的身體移動速度，並使用細劍進行高速攻擊。雖然是個常見的技巧，但依莉絲因為自身的愛國心與為求效率，她幾近毫無節制的使用。

身體感到疼痛了，請神官麻痺自己的感官；速度若還是不夠快，她就請人繼續在自己身上加下魔法，若是沒有人願意幫忙，那麼一切就自己來——不管是用藥還是魔法。

這樣的逞強讓她雖然獲得了許多功績，身體卻也早已經崩毀得七七八八；才入軍不到兩年，就被迫從前線回歸梵德雷。

到了現在，甚至被醫生警告說不適生產。

「啊哈哈哈哈，不要這種表情嘛艾堤奎特，我真有在反省了。」在雪白的床上，依莉絲以指搔搔臉，她其實也未曾想過自己竟也有結婚生子的一天，所以在這之前，她都是拚盡全力去做好任何一件她能做到的事情。

「反省有什麼用！」一直以來都低沉溫潤的聲音如今因為憤怒而上揚，但很快的憤怒的神情就因為對方嘟嘴的委屈神情軟了下來；望著已經在病床上的妻子，雖然笑容仍與從前一同不知收斂，但艾堤奎特看得出來，那份他最喜歡的笑容早已經被孱弱附著。

「我知道跟妳說把孩子拿掉妳絕對會生氣，所以我會另尋方法挽回你們。」思量著有什麼辦法可以替依莉絲補好身體，現在手上擁有的資源太少，而長輩應該很樂見依莉絲的死亡。

而最終他也輸在無權。

生產時該有的撕心裂肺般的哭喊，艾堤奎特沒有聽見——正確來說，是他只聽了一下子後，就連想要也聽不到了。

能夠替依莉絲恢復體質的藥物或食品，一切都被實質操縱家族的長輩們擋了下來。理由是無須為那種平民如此費心。

原來在你們眼中，平民就不是人嗎？金錢被你們拿去購買奢侈品與玩物、卻不肯好好地用在一個急需用它的人身上，為什麼只要冠上貴族二字就可以如此的自以為是？

縱然是戰爭期間、縱然是對一名對國家有著許多貢獻的軍人也是如此。

手術後，只消看那出來後一臉遺憾的醫生神情就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萊恩哈特先生，我們盡力了，但……」連話也來不及說完，艾堤奎特就從醫生身側走了過去直奔手術室。

那一直以來都帶著張揚笑容的女子，而今安靜的躺在手術台上；而一旁是她心心念念著不肯打掉的孩子，同樣的，毫無哭聲。

就像是一切都死去了似，那一直以來都沒什麼表情的男人首次出現了明顯的哀慟，宛若現在才了解這其中的意思一般。

「依莉絲、依莉絲……」他輕輕繞到一旁，連指尖也不敢碰上妻子那蒼白的臉頰，就只是帶著祈禱的情緒，輕聲呼喚著。

「醒醒……依莉絲，孩子……」出生了，但也走了。艾堤奎特沒敢將話說完。著魔一般一直呼喚著妻子的名字。

理智上知道怎麼喊也無法讓早已逝去的妻子回來，可情感上，艾堤奎特還是開了口：「妳不是說好我們要……」與此同時，那個被放於一旁的孩子宛若現在才被吵醒一般，張口哇哇大哭。

我們要結束萊恩哈特家，一同共許笑看鳶尾花的未來。

哭聲驚動了在外頭的醫生與護士們，他們衝了進來，先是一臉不可置信的看著在手術台上的嬰兒，然後才急忙忙的找來保溫箱跟檢查儀。

「太好了，萊恩哈特先生！」一名護士難掩激動的向呆滯的艾堤奎特如此道，她以為艾堤奎特現在的震驚是無可置信——實際上也是，但本質上有出入。

過了會，艾堤奎特那呆滯的神情上才出現了笑容。先是微笑，而後是笑出了聲，再來是無可救藥的大笑。

在場除了他以外的所有人都以為艾堤奎特是歡喜瘋了，畢竟兒子像是死而復生般，根本可謂女神贈與的奇蹟，殊不知他的笑聲裡面帶出了絕望與希望這兩個複雜又相互矛盾的情感。

依莉絲，如果這就是妳的回答，若這就是妳最後的答案。

寧願將這孩子留下，也不願意讓自己回來。

那麼，我就遂妳的意——讓萊恩哈特家結束！

在忙進忙出的手術室之中，醫生與護士手忙腳亂的照顧著那名奇蹟生還的孩子，沒有注意到在一旁的病床邊，那在笑聲中落淚的男人，與似乎掛了一抹遺憾笑容的已故母親。

兩國的戰爭還在繼續，而佇於死亡之前的男人也有一場戰爭即將開始。

（續）